倖免於新數學課改

琴台客聚 潘國森

筆者升上中學前的暑假，糊里糊塗地參加了一場「新數學」的補課。事緣教育當局公布新一學年改革中學數學課程，學界如臨大敵。記憶中補課老師要我們檢視那些「函數」（Function）是否「有效定義」（Well Defined）。筆者當時數學科水平超班，運算能力強，但是遇上這些抽象的語言，實是「不知所云」。

到了9月開學，才發覺我升讀中學仍用「舊數學」課程，那「新數學」什麼的，便成「吹皺一池春水」了。這一波課改是兩制並行，原有的課程稱為「舊數學」，就是算術、幾何、代數、三角那些。「新數學」加入了邏輯（Logic）和集合論（Set Theory）等相對抽象的內容，於三角幾何等內容就酌量刪減以騰出課時。

現在回頭去看，當年的專家學者應該是真心認為這樣對學生有好處，絕不如台灣「建構式數學」之禍可能涉及私心私利。畢竟集合論和邏輯在大學本科和預科都有講授。只不過提早到初中在事後證明絕不明智。

「新數學」的成效，幾年後兩批學生在中學會考的成績說明一切。改用「新數學」的學校沒有教好學好邏輯和集合論，原有「舊數學」運算技巧受拖累而成績下滑。結果幾年內「新數學」課改就落敗退潮了。遇上就讀學校「不幸地」選擇參加「新數學課改」的那一代人，實在是吃了大虧。

筆者數學科成績尚佳，經驗和感受不能代表大部分學生。邏輯和集合論並不屬於中學生都應學懂的範疇。筆者曾經在本欄介紹過，當年香港用英制，兩年高中，兩年大學預科（仍算在中學內）和3年大學本科；今時與世界接軌，3年高中、4年大學，兩制都是7年。於是我們當年中學時代最後一年所學，其實是等同大學本科第一年的水平。有人認為浪費了時間去學派不上用場的本事，對筆者來說，只是學習的時間和過程不一樣而已。

接觸過一點「數理邏輯」（Mathematical Logic）的皮毛，還真的有用。後來在「江湖」上遇到不少在哲學系學邏輯而數學不佳的妄人，他們當中絕大部分人只知「全部都是」（All）和「全部都不是」（None），卻從不理會最常見的情況是「有些是」（There Exists Some）！邏輯學成這個樣，是韓非子說的「兩末之議」（見《韓非子．難勢》），不切實際。

彼 岸

人生憑闌處 童心

20年前的深秋，第一次到鼓浪嶼。陽光很安靜，日光岩上人不多，一個又一個巷口，在高高低低的歐式建築中探出頭來。三角梅在街角的外牆上恰到好處地點綴着。在鼓浪嶼上舉目眺望，不論哪個方向，都似乎望不到彼岸。目光穿過近處幾個不知名的細小的島嶼之後，便一定會落在大擔島、二擔島，之後便是金門了。

那時候，有一些遊船，打着近觀金門風光的噱頭招徠遊客，每客100元人民幣——當時廈門島內最好地段的房價也不過2,500元一平方米。而實際上，那遊船不過是在距離金門頗遠的地方遙遙地望上一眼。我問導遊：「到了金門，可看見那海岸線？」導遊嗤嗤地笑起來：「海岸線？你想說是基隆港嗎？」

是啊，與其說導遊懂我，不如說廈門人更懂對彼岸的相思。廈門市歌《鼓浪嶼之波》，一代又一代廈門人吟唱着對彼岸的思念和找尋：「鼓浪嶼四周海蒼蒼，海水鼓起波浪；鼓浪嶼遙對着台灣島，台灣是我家鄉。登上日光岩眺望，只見雲海蒼蒼，我渴望，我渴望，快快見到你，美麗的基隆港……」

10年前，我終於有機會見到了基隆港，卻不是在廈門島或是鼓浪嶼的遠眺。那年夏天，我從香港飛到台北，再搭乘北上的火車，曲曲折折地來到基隆。基隆港沒有歌曲裏唱得那麼美，甚至有些破舊，但溫馨是一定的。我登上它旁邊的山望向大海，試圖從另一個方向看到彼岸，尋找鼓浪嶼的影蹤。終究，我一無所獲。基隆港的周圍也是四海茫茫。

這個秋日，在廈門灣，我遠遠地眺望廈門島、鼓浪嶼以及它們身後的金門，不禁又一次問自己：那彼岸，那通向彼岸的，究竟是多遠多遠的一條路呢？

◆廈門島和鼓浪嶼，在深秋午後的陽光裏美麗靈動。 作者供圖

匠人精神 7A夠薑

心窗常開 潘明珠

成人常訴說小朋友做事不夠認真和專心，例如只是做小手工這麼簡單的事，稍遇上困難，便依賴大人幫手，不少視藝功課竟都是靠家長幫手！

我建議家長帶孩子去看本地薑！最近7A班戲劇組，於各社區巡迴演出之連場好戲《本地羌之匠人傳奇》，精彩戲劇，演出認真夠薑！劇情藉着關於製造繡花鞋、白鐵信箱、手雕麻雀及賀用花牌等不同的匠人故事，通過載歌載舞的熱鬧演出，令孩子在驚喜訝異中，漸明白體會到祖父母那一代的手工匠們，是如何以一雙巧手及刻苦精神，一絲不苟、認真地做好傳統手工藝，為的是做到最好，好戲舊事獻新猷，演員合拍之演出，也令社區平台的現場觀眾，無論男女老少，大家都看得眉飛色舞之餘，又能體會到傳統手工藝傳承者的匠人精神。

我曾在日本秋田縣看工藝人怎樣忘我地造一個圓滑的木頭陀螺，也在青島驚嘆親睹世遺風箏的精細製作，相信這些工藝人，就是這樣一心一意把手頭的工藝品做好，精益求精，確實令人敬佩。香港也有不少傳統手工藝，盼可代代相傳，可惜無奈守業艱難，有些行業因社會發展變化而式微；7A班戲劇組今次真夠薑，把繡花鞋、白鐵箱、麻雀及花牌的匠人故事融入戲劇，巡迴不同社區共演14場，以喚醒大眾對這些藝術匠人的貢獻，7A總監一休、編劇關頌陽及導演洪節華很有心思，藉一個宅家玩電腦的無業青年的視角，來看面臨式微之傳統手工藝而有所反思……因不想劇透，若想知道主角怎樣會變得獻身幫手傳承？就要看完全劇了，過程中他遇到什麼人和事而得啟發？什麼又是匠人精神？此劇貼地，有觀眾看戲時也參與其中為花牌摺錫紙金花，而戲劇當中Rap（說唱）更是無論文青、大小朋友都看得闔家歡笑好反應！看完好戲，還有餘慶節目，就是可參觀「香港匠人零距離」流動展覽，及傳統工匠所做的迷你模型展品；小朋友還可免費取工作大卡紙，親子回家試製一個迷你版手工藝。

匠人精神，是一種專注做事的刻苦態度，工夫多才藝熟。一代代匠人，必心懷這種認真態度，才使傳統手工藝得以流傳下去，承先啟後。

◆在社區的平台載歌載舞演出。 作者供圖

從波提切利到梵高

翠袖乾坤 余似心

香港最近引入了不少珍貴的西方油畫和藝術品公開展覽，實在令人興奮。如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從本月22日開始展出的「從波提切利到梵高：英國國家美術館珍藏展」，展品橫跨400多年的西方藝術歷史長河，展出由50位史上舉足輕重、影響力極深的大師作品共52件，都是備受推崇的頂尖傑作！

我中學時修讀西方美術史，選讀文藝復興時期，拉斐爾（Raphael）的聖母子與施洗者約翰屬會考範圍，現在我竟在香港親眼目睹這幅五百多年前的畫，實在興奮莫名！

我最近為自畫像準備教材，最多自畫像畫家之一的林布蘭（Rembrandt）自然是教材之一，想不到我竟在此時面對着這位大師的真跡，且是那幅他63歲時的自畫像，成畫於離世前幾年，畫中的他臉露一點鬱悶，表現技法又是另一更高境界。當天下午我練習自畫像時，滿腦子林布蘭，不期然投進了他的感情！

◆林布蘭63歲時的自畫像以往只能在書本上看到，現正在香港展覽。 作者供圖

這展覽很值得向大家推薦，無論是否了解西方美術，這都是一個讓人充實、認識和了解油畫美術發展的好課堂，尤其是能同一時間欣賞到波提切利（Botticelli）、拉斐爾、提香（Titian）、卡拉瓦喬（Caravaggio）、林布蘭、歌雅（Goya）、泰納（Turner）、康斯塔伯（Constable）、莫奈（Monet）、梵高（Van Gogh）等的名作，極其珍貴。

展覽共分6個主題：宗教藝術、神話傳說、日常生活、人物肖像、風物景像、現代時光。

其一展廳以現代技術把梵高的《長草地與蝴蝶》製成互動媒體裝置，讓參觀者得以沉浸在梵高的色彩世界，在青草裏與蝴蝶共舞。

令我激賞的是其一展廳，介紹古時不同顏料的製成，礦物質、昆蟲色素含量和成分。當年達文西所用的顏料都是他自行研製的。這方面的知識在香港極稀少，展期至明年4月11日，值得參觀增知識。

冰與火之歌

百家廊 張檣

很多年沒有見到霧凇了。

霧凇，又稱冰花、樹掛，乃水滴遇到寒冷的空氣在樹上凝結的霜花奇觀。恕我狹隘，看霧凇的理想之地莫過於東北。東北森林茂密，每當嚴寒來臨，樹枝綴滿鬆散冰晶，煞是壯觀，當是觀賞霧凇的絕佳勝地。相信即使未曾親眼一見，只要上網看到有關霧凇的壯觀畫面，都會怦然心動，恨不能馬上前往。

通常霧凇的出現，都在凜冽的冬日。今年深秋，我們在遼東桓仁卻提前見到了霧凇，我沒有說錯，是在深秋。我們來到的這個季節，桓仁正展示着最為豐盈的金秋景象，一座座樹木蔥蘢的山嶺化身為五彩山，放眼望去，層林盡染，滿目斑斕，盡顯妖嬈。以我粗略的觀察，裝點着這裏山山水水的色譜包含了赤橙青藍黃綠紫，彷彿大自然一不小心打翻了顏料瓶，將屬於一年四季的所有色彩傾囊而出。

上午在去桓龍湖的路上，還沒駛出桓仁縣城，載着我們的巴士突然停下，原來正好途經一條金色馬路，作陪的當地朋友執意要讓我們下來看看。很難相信面前的這條金色馬路是由落葉鋪就，通常見到的落葉斑駁雜陳，瀰漫着枯萎衰敗的氣息，而眼前的金黃耀眼，絢爛至極。同行者在這條馬路上走來走去，彷彿正漫步於錦繡前程。一旁的導遊告知，滿地的金色樹葉是小葉楊落下的。小葉楊，一種落葉喬木，為東北防護林和用材林主要樹種之一。其實乍來這裏我就發現，桓仁縣城遍植着這種小葉楊，金黃的葉片四處招搖，洋洋灑灑，無疑為這座凜冬將至的小城添加了生機和暖意。

隨後的一日，我們又來到了素有「森林氧吧」之稱的楓林谷。正是楓葉紅了的時候，滿坑滿谷的楓葉如野火燎原之勢。按專業的劃分，如今這裏的紅葉指數已達到了最高級別的三級。仔細凝視每片紅葉，在彼此映照下，紅得耀眼，紅得肆無忌憚，讓人一時恍若置身幻境。我的一位遼東朋友的家鄉，據稱有一座著名的紅透山，我不知道那座山因何得此山名，但眼前屹立着的，正是一座名副其實的「紅透山」。

眼前的勝景停留在視覺邊緣，無法讓我一覽無餘。忽然想起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芙在一本書裏，如此描述她看到的景象：「太美了！一雙眼睛根本裝不下。我本能地想找人接住滿溢而出的愉悅。」楓林谷讓我頓生相見恨晚之意，也讓我遺憾錯失了這座山谷裏以往盛放在時間長河裏的諸多美景。

但陪同我們的景區劉經理，唯恐我們產生審美疲勞，或者滿山紅遍的景象在他看來過於尋常，就像一位收藏家慣於將更多的驚喜留在最後，他要帶我們上山去看霧凇和樹掛。現在只是深秋，畢竟凜冬未至，會有霧凇出現？對此我們半信半疑。跟着劉經理，上了纜車。楓林谷如今已開發了四處景區，我們要去的地方叫八面威，屬於楓林谷的最高處。纜車沿山道盤旋而上，猛然間，感覺到八面威是座和《林海雪原》裏的威虎山一樣威風八面，坐在車中，冷風從四面八方灌入，寒意砭骨，即使拉下厚厚的簾子也不濟事。八面威海拔千米，越往高處，氣溫越低。正是由於這種溫差，造成了山上山下景觀的殊異。行至山腰，忽然望見八面威山頂一片「白雪皚皚」，宛若頭頂白色冠蓋，映襯得山下的一棵棵紅楓越發嬌艷和濃烈。

纜車直上山頂，讓人疑心正穿越時空，從秋天一步跨入冬天。下了纜車，面前鋪開的是一個粉妝玉砌的冰霜世界，晶瑩剔透的枝枝丫丫，一如綴滿環珮叮噹，彷彿一陣山風吹來，就會在漫山遍野搖響。更遠處的一簇簇灌木叢，一經冰霜的點染，夾雜着星星點點的葉片，放眼望去，就是千樹萬樹梨花開。

驀然，我被山道旁的一朵蒲公英吸引，目光猶如切換到相機的背景虛化模式，長久地凝視那小小的粉琢般的花萼在風中搖曳，它未曾在山上過早降臨的寒意裏凋敝和潰散，相反被凝結的冰霜所包裹，盡顯生命的韌度和靈動。

「清洗視覺之門，世界本相初現。」一山之內，一天之內，像舉行一場進入另一季節的預演，我濯洗着視覺之門，在冰與火的兩個世界裏來回穿梭、切換。

AI換臉在民間

網人網事 狸美美

最近幾天，內娛有件逸事火出了圈——某熱播劇因為選用了容貌氣質過於路人甲的女演員來飾演角色設定為「傾國傾城，美得禍國殃民」的女主角而遭到網絡群嘲，順帶着劇中被她穿成「某寶風」的大牌行頭也遭了殃。雖然各大自媒體已第一時間發布了圖文並茂的長篇精彩段子稿，但似乎仍然滿足不了人民群眾日益高漲的吐槽慾望。於是後來，有不少網友忍不住下場，紛紛用AI換臉技術把原本女主的臉替換成各個以擁有「神顏」著稱的當家大小花旦，以力證「造型不背鍋，責任全在臉」。拋開道德和刻薄先不談，這波AI換臉的民間熟練和普及度，着實讓小狸有點驚訝。

其實影視領域的AI換臉並不是新聞。最著名的是10年前，《狂野時速7》用AI換臉技術，讓意外身亡的主演保羅獲加重現大銀幕，得以和長年的觀眾好好說一聲「再見」。當《See You Again》伴着保羅的AI身影響起時，全球無數人流下了淚水，那是AI換臉技術最有意義的時刻之一。

隨後若干年，AI換臉技術不斷普及，包括在內地影視界的存在感也愈來愈強。而有意思的是，內娛愈來愈多使用AI換臉卻更多地是出於一份無奈——在各個明星三天兩頭、花樣百出的「塌房」大潮下，背調、合同、危機公關什麼的，都不如掌握AI換臉來得靠譜和實用。於是，有媒體不完全統計，從2019到2022年，因為演員出現醜聞被封殺而導致AI換臉的劇集至少超過10部。

但此前那些AI換臉仍是影視製作機構的官方行為，而今次「普女演員」事件中AI換臉卻是出自民間，這是本質的不同。看着視頻中一張張被普通網民通過AI輕鬆替換的臉，絕大多數都相當自然。如果不提前說，應該有不少人會信以為真。據說，現在有很多人甚至會整整集整集地換臉——這就像觀影領域進階版的「私人訂製」，以前是點播影視劇，現在則不僅可以選劇，還可以選擇讓哪個愛豆來演。

但AI換臉技術從來都是把雙刃劍，日趨低門檻的民間化注定將讓其走向失控。在「私人訂製愛豆劇集」的小清新用法之外，還有不少人在用它非法牟利。比如「AI換臉直播間」。如今很多主播直播帶貨時會把自己的臉通過AI換成明星臉，楊冪、迪麗熱巴等都是熱門換臉對象，不明真假的消費者很容易被蒙蔽。再比如，有人通過AI把明星、網紅以及素人的臉替換到色情圖片上，再上傳到成人網站牟利，甚至意大利女總理梅洛尼都曾中招——她的被換臉色情視頻，點擊量達數百萬。至於更惡劣的案件，不法分子會利用這些AI換臉的圖片視頻進行勒索。當然，還有此前更令人咋舌的視頻通話AI換臉詐騙法，讓人防不勝防。

在很多老派人看來，AI換臉與魔法無異。這項魔法，可天使可魔鬼，端看一個「度」，而控制這個「度」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就是完善的法律。如果不能用魔法打敗魔法，那就用法來打敗魔法。

河邊的屍體

信而有征 劉征

我今天從武漢回杭州。火車在經過舉水河的時候，透過車窗，我看到兩個穿着藍色衣服的人，一個蹲着，一個彎腰看着河水。我立刻聯想起了一起兇殺案的現場。因為在我們常看到的偵探影視劇中，經常被設定的一個場景就是在河邊，有人在那裏發現了一具屍體，並由此展開了一個關於兇殺案的調查。

為什麼要讓屍體出現在河邊呢？我想，一個河岸，每日河水滾滾而過，永不停歇。任何一個被裹挾到此的屍身都有可能順流直下，忽然就擱淺在這裏了。你簡直無法知曉它的來處。因為每一個河水沿途經過的地方都有可能是兇案發生的現場。也就是說，一個人也許為了毀屍滅跡，就將他殺死的人扔到河水當中，以至於當這個被害人被發現的時候，早已離開了他死亡的地點。當然，也有可能會簡單點，屍體不是被水沖到這裏，而是兇殺案就發生在附近。不過，我想討論一具浮屍更有意思。因為這樣的話，這個河水就具有了一個意向，它通過切斷一個可見的場景，使屍體進入到一種無來源性當中。

同樣的切斷來源還有別的修辭，比如讓這具屍體腐爛掉，沒有證明身份的文件。最殘忍的情況甚至還要肢解這具屍體。無論如何，一具在水邊的屍體使人懷疑它是從別的地方沖上來的。

這讓我想起了那部《白日焰火》，當中有一個懸念，是全國各地忽然同時發現了幾段被肢解的身體，結果這些屍體的碎片居然來自同一個人。警察對此十分不解，不明白兇手是怎麼做到同時出現在不同地方。結果最後懸念的解答卻那樣簡單。原來，兇手將肢解掉的人分成不同部分扔到了一列列的運煤車上。然後，這些開往不同地方的運煤車就將這些碎塊帶到了各個地方。在這裏，列車擁有了與河水同樣的作用。它完全切斷了一個空間與這具屍體之間的聯繫。一個叫做屍身的在場構建出了一個叫做兇手的缺席。

在這個過程當中，這個水和這列車就成了一種阻斷關聯的關聯，一種反關聯性的關聯性。它帶來了一個目標，而不是一個結果，在這個關於目標的追尋當中，確認身份成了最重要的事。因為據說兇殺案十之八九都是熟人所為。但是這個兇手何其聰明，他懂得用阻斷行為隱藏掉死者與自己相關的那個居所。或許他的痛下殺手出於無奈，被他所殺之人罪大惡極，他出於無奈才不得不殺了他。

但是，殺人動機的正義或邪惡不是重點，重點在於無論如何他得隱藏這個動機。不然他也不會去殺人。於是，他相當於是用一種叫做殺人的阻斷行為保守了一個秘密。然後，又用棄屍大河阻斷另一個叫做殺人的秘密。切斷在這裏成為了一連串行為的根本思維方式，而它是被有意為之的。河流或者那列火車因而脫離了它作為一種關聯性這樣的慣常認知，具有了切斷的意涵。但是，這種切斷並非真正的不關注關聯，恰恰是利用了一個河流本身的關聯。讓一個兇殺案隱藏於眾多可關聯的地點當中，以隱藏真正的動機。這動機多半是不可告人的，它被隱藏在貌似自然關聯的虛假對應關係當中。你不能否認河流流經各地這個事實，但你也不能說這條河流流經的各地都是兇案現場，因為兇案只能發生在一個現場。這也就是說，除了其中一處，其他關聯都是虛假關聯，其他河流流經的地點都是無意義地點。斷裂遂成為關聯性的一種用法。